

# 在历史语境主义中开拓概念史的研究

## ——读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史 敏<sup>1,2</sup>

(1.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2; 2. 北京工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 北京 100029)

**摘 要:**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内,以英国历史学家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居主流地位。他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将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和不断完善视为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这种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大大向前推进了“历史语境主义”的内涵和外延。斯金纳将历史语境主义、概念史、修辞学三者通恰相融,不仅推进了“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而且最终由此成为一位学术大师。

**关键词:** 概念史; 昆廷·斯金纳; 历史语境主义; 现代政治思想

**中图分类号:** K 0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14)01-0080-03

《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作者昆廷·斯金纳是西方学术界声名显赫的思想史家。他授业并从教于英国剑桥大学,卓越的学术成就使其被公认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居主流地位的“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和代表性人物。“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方法是该学派的学术标杆。但学术方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总是被学术理论所统摄并为学术目标的达成而服务。斯金纳于1978年出版《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两卷本专著,是其运用“历史”方法研究思想史的代表性著作,但阅读此书时,绝非仅应关注此处,方法背后的理论支撑和由此引致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以及牵引而出新的研究方法都值得观察和领悟。

该书中,诺夫乔伊一改学界只是简单地追踪思想体系的哲学史研究,而是聚焦于“观念的单元”,此概念意指西方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和经久不变的观念,其在人类思想发展演进中是基本存在,是此进程中的“伟大环节”,影响或决定着人类思想的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英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开始挑战这一占据主导性地位的传统观点。斯金纳在剑桥大学的学术前辈兼师友拉斯莱特和波科克首先开河,尝试用历史方法来研究思想史,并且成果斐然。新方法将思想家的文本放在其所处的历史语境中来研究,被称为“历史语境主义”。斯金纳接续大旗,以“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方法研究政治思想史,成为该学术领域内的学术典范而引领学术潮流,而其《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两卷本专著正是此类研究中的经典之作。

斯金纳研究政治思想史所擅长的“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方法实则基于其理论雄心。在此之前,西方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研究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是在“哲学”抽象层面,以展现历史延续性的视角去触摸他们在历史长河中的些许变化或发展。与此种学术理念相对应的研究方法是一些主要的经典文本被广泛地视为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唯一的研究对象。依此进行思想史研究的典范是“观念史”的开创者美国哲学家诺夫乔伊,其代表性著作是《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研究》。在

如果单是在政治思想史研究当中应用“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方法,绝非能成就斯金纳在西方学术界大师级的崇高地位,关键还在于他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之上又大大向前推进了“历史语境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在接续“历史语境主义”理论内涵上,斯金纳不再笼统地使用“思想史”或者“观念史”这样宏大的方式来进行论述,而是以具体入微的“概念”为思想史研究载体。而这实际上也意味着斯金纳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毋庸置疑,也会引发新的研究效果。

收稿日期: 2012-11-12

作者简介: 史 敏(1975—),女,河北保定人,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斯金纳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正是“概念史”的开拓性著作。斯金纳以“国家”这一概念作为研究内容的统一载体,考察近代“国家”概念形成和被接受的过程,借此关怀公民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在此意义上,斯金纳将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和不断完善视为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而这也正是他做此项研究的主旨所在。

总体看,斯金纳认为近代国家观念的发展走向是国家权力趋于加强。当然这一进程绝非如同水到渠成般地那么顺理成章,此实乃为具有变数的历史进程。而斯金纳的“集中于考察在某一特定的时段中概念的‘突然转换’”<sup>[1]</sup>这一学术旨趣的表白,恰恰是印证其对此种变数的关注。在这一学术旨趣的驱动下,斯金纳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中,在对近代“国家”观念的近代化演变历程的精致展示过程中,充满了对此种“突然转换”现象的叙事。例如,城市共和国摆脱神圣罗马帝国需要法理依据,于是主权一元论转换为主权多元论;城市共和国要与教廷相抗衡,于是法律上证明城市共和国理所当然地应该完全独立于教会之外,而不应受到他的支配和控制;修辞学方法分析阐明城市共和国能同时做到既维护主权又能避免内讧、保卫内部和平。此外,共和与君主2种政治体制在价值判断上的拉锯、残余共和价值的再辐射、统治者应具有何种美德的争论、人文主义与国家理性孰轻孰重等在这些有关“国家”概念发展演变中所涉及的左右两极相反理念间的竞争时,都会有“突然转换”的因素插入其中。正是基于对此种“突然转换”因素的关注,较之历史的长时段,斯金纳更看重在相对较短的时间段内观察概念的变化。斯金纳之所以愿意忽略概念“缓慢的时间进程”,“更多地关心概念的突然转换”,是因为后者在他看来更突出了思想演进中的断裂性和历史性,因而也更能接近于历史的本真——在“国家”概念不断地被“表现和议论”当中,国家权力取代了统治者的权力,成为“法律和合法力量的唯一源泉,而且是它的公民效忠的唯一恰当目标”<sup>[2]</sup>。——而这也正是斯金纳的学术追求。

## 二

斯金纳认为:在概念史研究中,必须关注与文本相关联的修辞,很自然地,他必将修辞学作为自己进行概念史研究的主导性方法。斯金纳认为:思想家的文本并不是一种客观如实地直接表达,而是作者运用修辞的产物。由此将会造成历史文本“并非对

过去事件的客观再现,而是语言对事件的再度构成,其中必然渗透着语言运用者对事件的解释”<sup>[3]</sup>,从而具有了主观性。思想家写作文本时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目的来表达相同的事情,同样也可以用相同的语言指代不同的含义。因此,在解读文本时,必须注意思想家所使用的修辞方式,通过研究如何说的问题来达到准确理解为什么说和说什么的问题。如果忽视文本中修辞的存在,则势必会导致对思想家文本的误读,从而不能准确把握其思想。

此外,斯金纳在概念史研究中,并未只是痴迷于重新恢复其在历史情境的含义与意义中,而是去研究这些有争议的概念,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是如何逐渐取得其主导性地位的?背后支撑概念合法性的原因又为何?正如其所言:“我研究概念变化不在于关注使用一些特定的词汇来表达这些概念的‘意义’,而是通过追问运用这些概念能做什么,和考察它们相互关系和更宽广的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sup>[4]</sup>因此,总体看来,斯金纳对概念的关注点是:概念的定义是如何发生变化,一种占据主导性定义的概念是如何形成,概念又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被再定义和再概念化。同时,又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概念的转换,甚至消失,最终会被新的概念所取代。质言之,斯金纳运用修辞学进行政治概念史的研究,实为努力在回答柯林武德曾提出的问题,“政治学说史记载的并不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问题,随着问题的变化,对问题的解答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sup>[5]</sup>。

在运用修辞学研究政治概念史的实践中,斯金纳明显地意识到语言不仅有反映“现实”的功能,而且也具备“塑造”现实的力量。故而本质上讲,概念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呈现的历史样态都是在被用来为某种政治合法性作辩护,亦或是被用来为某种政治非法性作论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不仅斯金纳所研究的思想家的政治思想本身是社会政治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政治活动参与者的行为本身也是一种政治思想。由此,斯金纳就改变了传统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从思想转换到了行动,并且将政治也看作一种行动;同时也开创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方向和新范式,奠定了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新“基础”。故而将其称之为“斯金纳”革命应是当之无愧的。此外,斯金纳在观照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塑造了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同时,谁又能说他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没有塑造今天人们的政治理念呢?将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评价为“笔为利剑”,其深意可能正

是发源于此。

### 三

斯金纳将历史语境主义、概念史、修辞学三者通恰相融,不仅推进了“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而且最终由此成为学术大师。笔者以为:学术大师一定要有现实性关怀,深入思考“概念史”的整体学术意图,意为探寻人们对于过去各个时代的“自我认知”,这种“自我认知”是如何反映并体现在“概念”中,又如何被表达出来,然后这种表达又是如何成为影响乃至参与塑造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故而在这一意义上,“概念史”实乃以“社会史”为取向,其所探讨的并不仅仅是人们对于社会现象的反思以及它们作为“概念”的定义,而是探讨人们在思想上对“社会现象”进行应对和反应的过程。而这种取向恰恰是研究者现实性关怀的真切写照。此种意义上的笔为利剑,又何尝不是以学术为志业者的学术造詣的理想之境。

换言之,斯金纳在历史语境下注重文本修辞策略的概念史研究,会对现实中的人们起到某种认知

模式与思维方式的转换的作用。他使我们“盲目地轻信于某种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转而“从其主导性解释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对它们进行重新理解”<sup>[1]</sup>。从这一角度看,斯金纳的研究是在归还当下人们一种自由,即重新审视社会的主导性理念和信仰后重新作出选择的自由,进而“建构起不同于以往的另一世界”。而这种现实关切恰是斯金纳批判性思想的学术体现。

当然,斯金纳对修辞学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强调与应用,使得“一切都是解释”的倾向凸显,概念被来回翻炒式的解释,真理、知识、本质在解释的过程中已经被视角化了。此种对同一概念基于视角的不同而产生的多元性解释,不免让我们心存疑虑,斯金纳心中的终极价值究竟是什么?难道正如尼采所指,是人的身体(生命)本身,即个体人的尊严和价值?为此,斯金纳就要通过将历史语境主义、概念史、修辞学三者通恰相融的研究方法,启示人们认识到在过去的岁月中,个体生命的活力是能够影响历史的。

#### 参考文献:

- [1] 李宏图. 语境·概念·修辞: 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J]. 世界历史, 2005(4): 106-115.
- [2] 昆廷·斯金纳. 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M]. 奚瑞森, 亚方,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2.
- [3] 张丽, 张延宙. 从二元文化对立到多元文化并存[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4): 66-69.
- [4] 昆廷·斯金纳. 政治的世界[M]//凯瑞·帕罗内. 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李宏图“中文版序言”).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5.
- [5] 柯林武德. 柯林武德自传[M]. 陈静,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63.

## Development of Conceptual History in Historical Contextualism

SHI Min<sup>1,2</sup>

(1. College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College of Artistic Design,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Quentin Skinner, the British historian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ambridge school”, is in the mainstream status in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s. In his masterpiece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he considered that the formation and perfection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 state” is the basis of moder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s. Quentin Skinner’s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conceptual history greatly advance 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ualism”. Quentin Skinner combined the historical contextualism and the rhetoric into his research of conceptual history, which not only promoted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s in the “Cambridge school”, but also made him a master in the corresponding academic field.

**Key words:** conceptual history; Quentin Skinner; historical contextualism;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责任编辑 李世红)